

# 徐悲鴻外傳（十二）（本文插圖刊第4頁）

## 一天目山上師生戀

● 戚宜君

### 中國現代名家畫展

法國的藝術大師畢卡索曾經說過：「不要說法國巴黎沒有藝術，整個西方的白種人都沒有藝術。」

看來似乎是過甚其辭，但是畢卡索卻解釋說：「真的，這個世界上談到藝術，第一是中國人有藝術，其次是日本的藝術，當然日本的藝術又是源自中國；第三是非洲的黑人有藝術，除此而外，白種人根本無藝術。所以我莫名其妙的事，就是何以有那麼多中國人，東方人要到巴黎來學藝術？」

正確的說法是法國人或歐洲各國懂得尊重藝術家，並小心翼翼的保存藝術作品，更重要的是有藝術品的陳列及展覽場所，使許許多多的人，都能接觸到藝術的瑰寶；而且對於藝術教育及傳承，尤其十分重視，因此巴黎充滿了藝術氣息則是實情，歐洲各大都市亦復有是。

而中國的藝術源遠流長，單祇是「墨分五色，層次互見」以及對於線條勾勒的出神入化，外國人就無法望其項背；可惜的是中國人對於藝術

工作者，總看成是技匠之流。而對於藝術作品的保存，一方面是蒐羅珍藏，僅供有錢兼有閒者把玩而已；一方面則不加重視，而隨意毀損。至於藝術教育及傳承，更是毫無章法可言，就連展覽場所也多付厥如；如此這般，才不得不速渡重洋，跑到歐洲去觀摩研究了。

徐悲鴻有深厚的中國繪畫基礎，更飽經西洋藝術的薰陶，回國後全力推展中國繪畫改良運動，他發現中國近代許多名家的繪畫作品各擅其勝，而歐西人士根本無從知曉；加上「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以後，小小的日本就能在地大物博的中國土地上為所欲為，使得中國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一般人錯誤的認為：中國積弱不振，連文化藝術也無可觀。

徐悲鴻心想：要是能把中國近代名家的繪畫作品送到歐洲各大城市巡迴展覽，在洋人們的驚嘆聲中，必然可以重建華夏雄風，增進世人對中國的瞭解與尊重。

事有湊巧，剛好「法國國立外國美術館」來函邀請徐悲鴻赴法舉行「中國畫展」。人家只是邀請而已，一切經費開支，完全得由自己負責，

承蒙李石曾支助三千元經費，徐悲鴻又把傅厚崗新居抵押給銀行貸款三千元；於是遍向當代藝壇名家蒐集、收購上好的作品，遂於民國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啟程赴歐。

這次徐悲鴻攜往歐洲展覽的中國近代名家繪畫，包括各個流派，總計有六百多幅，裝了五大箱子，大部分均可以出售，小部分則是從私人收藏家借來的非賣品，就中徐悲鴻自己的作品也為數不少。

除了滑田友隨行照顧而外，蔣碧微原先本來不打算同行，嗣因顧慮到倘若自己不與丈夫同行，平白的讓出了一個巨大的空檔，如果徐悲鴻秘密攜愛人漫遊歐陸，豈不是白白的便宜了他人；於是特地把她母親從上海接到南京，照顧孩子及傅厚崗的新居，決定隨同丈夫出國。另外還受張溥泉夫婦之託，把他們的兒女張現及張瑛帶往法國巴黎讀書，一行四人由南京到了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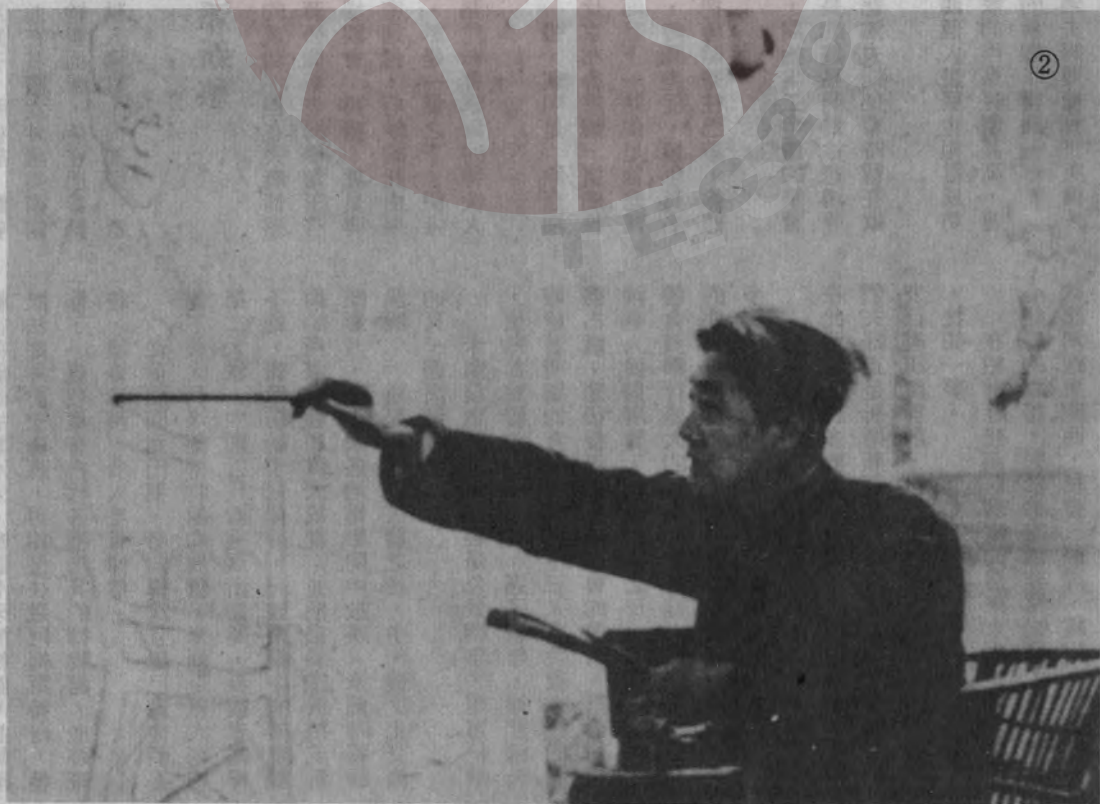
### 口碑載道佳評如潮

春寒料峭中，由上海登上了法國郵輪博多士號，送行的人有認識船長者，特別為徐悲鴻夫婦



①徐悲鴻為長子伯陽所繪的素描像題曰「伯陽生八月之影」。

②徐悲鴻作畫時的神情。



介紹，此後的三十五天航程中，船長對於徐悲鴻夫婦便備致禮敬，也照顧得無微不至；經常邀請他們至船長的大會客室中喝咖啡，吃點心，並與船上的重要幹部同桌進餐，這在海上航行中是一種莫大的殊榮。

二月末梢抵達馬賽，轉車至巴黎時，正是春光明媚的季節，又看到了凱旋門雄壯的面貌，舊地乍臨，心潮起伏，感慨萬千，不能自己。

徐悲鴻懷著志忘的心情，憑弔了達昂·布佛萊的故居，恩師已逝，房屋已換了主人，往事如煙，竟然使徐悲鴻潸然淚下。

李石曾正好也在巴黎，為徐悲鴻介紹了中國駐法公使顧維鈞，並經劉大悲及張鳳舉的協助，以及正在巴黎留學的王臨乙和呂斯百的幫忙，「中國現代名家繪畫展覽」終於在民國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在巴黎市中心公各爾廣場的國立外國美術館正式揭幕。

揭幕典禮時，法國教育部長與外交部長雙雙蒞臨剪彩，各界人士三千多人前來祝賀，真可算是轟動巴黎的藝壇盛事。展覽期間觀眾達三萬人以上，展覽目錄就印了三版，報刊雜誌上發表的評論有三百多篇；此外英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美國的報刊上也都有介紹及評論。由於此次展覽，使得外國人有機會一睹中國近代繪畫的風貌，不祇是使歐洲為之震動，亦且使美洲為之嚮往不已。

口碑載道，推崇備至，佳評如潮，無與倫比，這次展覽閉幕後，法國政府購藏了中國繪畫十幅，有齊白石、張大千、高奇峯、王一亭、經

子淵、陳樹人、王亞塵、呂鳳子、張書旗、鄭曼青及徐悲鴻等人的作品，並在其國立外國美術館闢一專室陳列，這對中國繪畫而言，能在巴黎國家級的藝術館裡長年陳列供人觀賞，尚屬頭一遭呢！

### 夫妻感情又添新愁

徐悲鴻在畫展上出奇的成功，但在夫妻感情上卻又添新愁，由於誤會蔣碧微與老同學常玉有不尋常關係，而鬧出了一場誤會；再囉！就是蔣碧微發現乃夫與孫韻君秘密通信，巧妙的託由原先留學時的學校門房收轉，於是一氣之下，伊人便拎著一支小皮箱，登上開往布魯塞爾的特快火車，一個人飄然到北京。

因為護照是兩人合用一張，載明是「徐悲鴻及夫人」，夫人先行到達北京布魯塞爾，這廂徐悲鴻困在巴黎無法行動，而且下一站便是徐悲鴻應邀在北京舉行個人畫展，時間迫促，惶急莫名，後來還是有人勸蔣碧微把護照寄往巴黎，徐悲鴻才得以順利成行。

滑田友在巴黎展覽後，開始半工半讀的學習生活；業已榮任教育部次長的錢昌照為徐悲鴻等申請到一筆公費，因此徐悲鴻夫婦便暫時留在歐洲從事研究工作。

北京布魯塞爾的徐悲鴻個人畫展也相當成功，當地的人對這個東方畫家的作品評價甚高，連比利時的皇后也興致勃勃的參觀了畫展。

北京畫展以後，徐悲鴻夫婦雙雙到了英倫，臨摩了一張名畫「維納斯與鏡」；然後又乘輪渡

轉往荷蘭的故都海牙，參觀海牙博物館，並到國際法庭拜訪王寵惠，再相偕往遊阿姆斯特丹，參觀了一處收集有古代各種刑具的博物館，血跡斑斑，陰森冷漠，令人毛骨悚然。

從荷蘭回到巴黎，老同學沈宜甲已為他們答應了義大利米蘭博物館的展覽。米蘭是義大利的第二大城，中國近代繪畫展出期間，參觀者絡繹不絕，報章紛紛予以佳評，一致讚揚中國繪畫藝術的精湛技藝和偉大成就；並把畫展盛況拍成新聞影片，在全國各地電影院中放映。米蘭時報評論說：「這是繼馬可波羅之後，中、義文化交流的又一個高潮。」

米蘭展覽結束後已經是急景凋年，瑞雪紛飛，聖誕鈴聲響徹大街小巷。過了新年，徐悲鴻夫婦趁著明媚的春光與沈宜甲三人遍遊義大利的名勝古蹟；隨後接受柏林美術會的邀請，舉行徐悲鴻個人繪畫展覽。抵達柏林之日，柏林美術會全體會員舉行盛大的公宴表示歡迎；畫展期間柏林的報刊專欄介紹及評論徐悲鴻作品者，就有五十多家，清一色的大事獎飾，推崇備至。

柏林是徐悲鴻夫婦的舊遊地，十多年前曾經在此地留下許多歡笑，也遭遇許多困窘。那時他們夫婦正是新婚燕爾，鶼鶼情深；如今重來，舊友已經風流雲散，自己也已年近不惑，回首前塵，恍如一夢。

在柏林徐悲鴻落魄腳處的房東太太，是一位熱心好客的孀婦，對於徐悲鴻非常崇拜，整天跟著徐悲鴻跑東跑西，秘書、翻譯、經紀人一把抓，完全是義務性質；照理應該對人家感謝不盡才是

，但是蔣碧微卻多心起來，臨走時連徐悲鴻的一張照片也不願意給人家，事後徐悲鴻曾經寫信表示感謝，也引起蔣碧微很大的誤會。

離開了柏林又到了德國東南角上的法蘭克福，此地商業鼎盛，銀行林立，似乎缺少了一些兒藝術氣息；因此，徐悲鴻在法蘭克福舉行兩個週個展時，民衆參觀頗爲踴躍，全市各界領袖人物並舉行盛大的公宴，對徐悲鴻夫婦表示歡迎。

這時羅馬，倫敦兩地都透過管道，要求徐悲鴻在五月間前往展覽，眼看已經是三月中旬了。而且徐悲鴻對於西班牙馬德里的博物院聞名已久，昔年在巴黎留學時，竟然忽略了那種豐富的藝術寶藏，據說有許多名畫及藝術品呢！徐悲鴻心想：倘若是西班牙方面提出邀請前往展覽，那該有多好。

正在舉棋不定之際，我國駐德大使館傳來了消息，說是蘇俄對外文化局已與我國駐蘇大使館洽商，邀請徐悲鴻到莫斯科舉行畫展，條件是抵達蘇聯國境，一切開支費用均由對方負責招待。就因爲此一優惠條件，徐悲鴻乃放棄了羅馬及倫敦的展出機會，決定前往莫斯科了。

如果是在今天，坐飛機，坐火車都可以由德國的法蘭克福前往蘇俄；然而在半個世紀以前，最順當的路線是要從法蘭克福反方向乘火車，穿過瑞士抵達義大利的熱那亞，然後乘船，經由地中海、愛琴海、黑海，至蘇境的敖得薩港上岸，然後再乘火車到莫斯科。

這一路海程，沿岸風光旖旎，名勝古蹟尤多，多處小泊，蔣碧微莫不遊興蓬勃的拉著徐悲鴻

到處觀光。到達敖德薩時，蘇俄對外文化局已經派了專人在碼頭迎接，當夜便住宿於市郊小山崗上的一座豪華招待所中，第二天才知道那是沙皇時代的行宮，如今是專門招待各國貴賓的行宮。

可惜只能住宿一夜，第二天畫箱一下船，便乘火車直駛莫斯科。正是小麥吐穗的季節，野闊風過，禾浪起伏，廣大的麥田，構成一幅壯闊的圖畫。

### 白夜徜徉涅瓦河畔

這是民國二十三年（公元一九三四年）的四月，南歐已經進入蟬聲聒耳的初夏季節了，莫斯科卻仍然春寒未竟。稍微寒冷一點也好，蔣碧微在歐洲各地置辦的行頭也好輪番派上用場了。

徐悲鴻夫婦下榻於莫斯科最豪華的「大都會飯店」，受到了格外的禮遇與照顧。從寬敞的窗子外望，可以看到一座白色的建築物，那是莫斯科歌劇院；左面的一座灰色城堡式的大建築物，牆垣高聳，有點陰森恐怖，那就是克里姆林宮；而宮前是長方形建築，有多層大理石階的列寧墓臺，其前方就是群眾集會的紅場，遠處是一座俄式教堂及頗具規模的博物館。

當時的蘇俄統治者是史達林，自從一九一七年羅曼諾夫沙皇被推翻後，十六年來民衆們仍深陷於窮困艱難的狀況中。據中國駐蘇俄大使館告訴徐悲鴻說：「五月一日是蘇俄大革命成功的十六週年紀念日，畫展務必要在當天揭幕，以配合多項的慶祝活動。」

大使是顏惠慶正好回國述職，館務由吳南如

代理，他也是宜興人，更巧的是他也在南京傅厚崗上建了新居，而且還是與徐悲鴻夫婦對門而居呢！基於這多重關係，因此格外顯得親切異常。

此次「中國現代名家畫展」，地點是在莫斯科博物館舉行，五月一日揭幕，展出時間是一個月，參觀者絡繹不絕，展覽場地限制人數，博物館外便出現長蛇陣等候入內參觀的場面。

據徐悲鴻的觀察，在莫斯科舉行畫展與在歐洲其他各地舉行畫展，最大不同之處，除了展覽的一切佈置及準備工作，全部由蘇俄對外文化局負責而外；更重要的是參觀者，在法、德、比、義展出時，多半是知識份子被吸引前來觀摩欣賞，但在莫斯科展出時，除知識份子而外，絕大多數卻是工人與農民，有些人甚至有重來五六次者。徐悲鴻深感訝異，認爲蘇俄下層社會竟有如此的藝術水準，遂誇讚稱：「雖各國之時髦紳士亦難比擬。」事實上並非如此，原因是當時蘇俄百姓很少有什麼娛樂可言，參觀繪畫展覽，無寧就是一種娛樂的代替品；再者，當時蘇俄失業情形尚且十分嚴重，衆多閒人沒有去處，索性就去看看展覽吧！

一個月後，又安排了列寧格勒的展覽，這裡是帝俄時代的舊都，由彼得大帝所建立，原名聖彼得堡，有沙皇的冬宮，後來改爲「隱居博物院」；配合中國現代名家繪畫的展出，該院所珍藏的中國銅器、陶器、瓷器、琢玉、象牙、雕刻、漆器等也一併展覽，吸引了不少觀衆。

正值夏至前後，差不多有一個多月的時間，夜晚亦明亮猶如白晝，不需燈火照明，號稱「白

夜」；徐悲鴻常於午夜時分徜徉於涅瓦河畔，清風徐來，令人身心爽適，遠近景物有一種朦朧的美，真算是大開了眼界。

已經離開國內一年半了，徐悲鴻有些倦了，累了，遂於七月下旬折返莫斯科，準備乘火車通過西伯利亞，直抵蘇俄在遠東的港口海參崴，然後再乘海輪轉往上海。

西伯利亞漫長的火車旅程，城鎮寥落，荒蕪一片，偶爾看到一些人，大都是鶉衣百結，面帶菜色；一連行駛了九天九夜，終於到達海參崴。

歇息了兩天，搭上一艘日本的商船，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抵達上海，結束了一年又八個月的歐洲展覽中國現代名家繪畫的行程。

### 百年難見藝壇奇才

徐悲鴻夫婦由歐洲載譽回國，中大藝術系的同學們舉行了一個盛大的歡迎茶會。

在茶會上，徐教授報告二十個月來，足跡遍及歐洲各重要城市，曾在法、比、德、義、蘇等國舉辦七次展覽，成立四處「中國近代美術展覽室」於各大博物館；因展覽而獲讚揚中國文化之文章、圖片、電影不計其數，而參觀人數更多達數十萬人，間接受到影響的人，更是難以估計。

與會的同學們均獲贈在各地展覽時的目錄及歐洲藝術大師們繪畫的複製圖片；同學們都覺得中國藝術能夠揚威歐陸，完全是徐教授的功勞。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徐悲鴻不但是是一位從事藝術創作的大畫家，也是一位傳道授業解惑的

藝術教育家，更是一位善於經營及推銷的藝術經紀人。集三者於一身的人並不多見，因此有人佩服他，說他是百年難得一見的藝壇奇才；有人卻不以為然，認為正因為如此，難免便趨向於功利主義，在他的創作裡，便似乎缺少了那麼一點兒樸拙、執著的靈秀之氣。

民國二十三年（公元一九三四年）秋季開學以後，趁著天高氣爽的季节，徐悲鴻率領中大藝術系學生數十人，前往浙江省西北角上的天目山上旅遊寫生；蔣君微原本是要緊迫釘人的，因為孫韻君也在同行列之中；後來因為考慮到還要辛苦地步行爬山，嬌生慣養的大家閨秀，深恐體力難以招架。再說，一個婦道人家隨行，總覺得有點兒不成體統。心想；趁機也可以加以測試，看看他們師生到底會瘋到什麼程度。

蔣君微是一個頗為自我、也頗富心機的女人。這次她雖然沒有與丈夫同行，但卻在學生之中安排了眼線；等到他們一行離開了南京以後，蔣君微也帶著兒子伯陽與女兒麗麗，悠游自在的返回宜興老家小住，心裡想著：「但願他們不至於太過瘋狂才好！」

天目山古稱玉浮山，有奇峯、有古松、有飛瀑、有禪寺，林木森森，峭崖聳壁，雲氣蒸騰，景色雄奇壯麗，分東天目山與西天目山，分別位於臨安與於潛縣境。

東天目山以泉水聞名，清泉自絕頂飛騰而下，形成兩支瀑布，蔚為奇觀。山中有昭明寺，建於六朝，相傳梁昭明太子曾經參禪於此，亦曾長久埋頭苦讀於此，以是雙目失明，後以冷冽芳甘

的山泉洗目，於是目乃復明，天目山由是而得名。另有一說是東、西二山最高處皆有一天然水池，恍若二目，因名「天目山」。

西天目山也有許多梁昭明太子的遺跡，有說獅子正宗禪寺即昭明太子讀書處，附近還有昭明太子庵，庵內有「洗眼池」，傳說就是他洗眼之處。因此，後來上山遊歷的人，都會以雙手捧起池中的清水洗洗眼睛，據說真能使眼目格外明亮呢！

西天目山較為出名，山上寺廟甚多，峯巒秀美，最大的一座寺廟叫做禪源寺，房舍數百間，香火鼎盛，香客可以在寺中住宿祈夢。山中有千丈崖、獅子峯、香爐峯、玉柱峯、龍王井、石罅古松如虬龍，雲氣舒捲似堆絮，奇幻萬狀，令人目不暇給。

### 秋山紅葉流泉淙淙

徐悲鴻帶著學生們，先由南京乘火車赴上海，再由上海轉火車抵達杭州；江南山光水色，秋來了無蕭殺之氣，反多楓紅層層之美。

由杭州乘坐客運汽車溯富春江西行，最美的一段濱江景色，隨處都是一幅幅美麗的畫圖。徐悲鴻告訴學生們說：「每個人的眼睛，就是一架精密的攝影機，可以快速的把眼前的景物快速的——攝入鏡頭，然後再一張張的洗印出來。攝入鏡頭就是「默記」，而洗印出來可就是「默畫」了。」

於是同學們便對著車窗外的綺麗景緻，定睛細看，仔細審視，凝神屏氣，目不轉睛。徐悲鴻

又補充著說：「爲了輔助記憶，不妨可以用速寫的方法，把面前的景物簡簡單單的勾勒下來！」於是霎時之間，同學們目光凝視，手不停揮，鉛筆劃在紙，發出了一陣陣沙沙的聲響。

從新登折向北行，到了登山口便得捨車步行，先登東天目山，一路拾階而上，滿眼秋山紅葉，盈耳流泉淙淙。經過蛟龍池，山徑也像山溪，一樣分成兩道，一邊是經臨流亭，垂虹橋，而至小仙峯；另一邊則是經由飛橋、玉劍泉、白龍池，同樣的也能到達小仙峯。路標上指示得很清楚，因此有的學生走左邊山徑，有的學生則走右邊山徑；有的人走得快些，有些人則走得慢些，彼此之間的距離也逐漸拉大了開來。徐悲鴻已經是四十歲初度的人了，體力自然無法與年富力強的小伙子們相比，幾個女生行動略遜於男生，剛好與徐悲鴻走在一道；經過臨流亭時略作休息，女同學們一個個故作漫不經意狀起身先行，最後只剩下孫韻君陪伴徐教授了。小妮子們善解人意，故意給他們師生二人製造機會。孫韻君還有些兒不好意思，不禁羞人答答，飛紅上頰；徐悲鴻倒是覺得既然遠離塵囂，就該拋卻俗慮。兩人相偕而行，說了一些十分感性的話，惹得伊人心花怒放，模樣兒好不迷人。當天下山，夜宿臨安，翌日一早出發轉登西天目山，山徑較爲平整，似乎沒有花費太多力氣，便抵達了群山環抱的獅子正宗禪寺。寺東有陽和峯，寺西有翠微峯，西北爲昭明峯，東南爲旭日峯，各具奇幻狀貌，令人大開眼界而嘆爲觀止。

同學們都爭著在洗眼池中捧起清涼的泉水，嘻嘻哈哈的往臉上敷，徐悲鴻也跟著這些年輕人

們學樣，果然感到雙目份外清明。

### 曲徑通幽留下熱吻

當晚便借宿於山上的禪源寺中；這所寺廟，規模宏偉，曾毀於太平天國之亂，清代同治年間重修，也已經有六十年的歷史了。

禪源寺殿宇巍峨，陳設雅致，真所謂是「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幾十位中大藝術系的同學，在寺中四處遊觀，一下子便似乎消失於蒼松翠竹之中了。徐悲鴻與孫韻君先是一前一後走入曲徑，繼而四顧無人便攜手並肩而行，最後到達「來青閣」，濃蔭凝碧，杳無人跡，徐悲鴻停下了腳步，孫韻君便撲倒在他的懷裡。他先吻她的秀髮，再吻她的額頭，又吻她紅暈的面頰，終至吻上了她的櫻唇，如饑似渴，多少時日的朝思暮想，都化作了相互的吮吮與撕擦。

好久好久，暮色已垂垂而下，萬萬沒有想到師生戀愛的親密鏡頭，已被一個名叫楊柳的同學拍攝了下來。這個雲南籍的學生曾經答應了徐師母的重託，負有監視老師與孫同學一些逾越師生之禮的狀況。此番拍到了他們熱吻的鏡頭，不就可以說明了一切了嗎？

活像金光彩鑽一般的朝陽從陽和峯和旭日峯間升起，霞光萬道，金光燦爛，映射在一處峭崖奇壁間，就像是一朵倒掛著的蓮花模樣，詢之寺僧，果然就是著名的「倒掛蓮花」山崖。隨後他們繼續往山上攀登，值得一提的是玉立峯，峭石林立如玉，其間的玉柱峯，上豐下銳，猶如一只大釘，遊人至此，無不嘖嘖稱奇不已。

### 這個人簡直是瘋了

登臨絕頂四望，遠遠近近數不清的山峯，均鬱鬱蒼蒼的羅列腳下，仰天嘯嘯，山鳴谷應，令人爲之豪情頓生，輕霧掠鬢而過，清風拂襟撲面而來，浮雲如絮如捲，浮游於林壑之間，瞬息萬變，無從捉摸，一幕幕的仙山幻景，令人應接不暇。在山中，徐悲鴻與孫韻君似乎渾然忘我，熱戀中男女往往會不顧慮別人的存在，我行我素的彼此傳遞著愛的眼波，交換著蜜糖般的情話，甚至於耳鬢廝磨，互相依偎，完全無視於別人的感覺及批評。

在下山的途中，有鄉民賣相思鳥者，徐悲鴻覺得名字頗爲雅致，姿貌亦玲瓏可愛，遂買下了一對。一路上鳥籠這個提提，那個逗逗，只知道餵牠多吃米粒，卻忘記了供給牠飲水，在京滬路火車上，便呈現奄奄一息的模樣，到了家裡，一對相思鳥已經死了。徐悲鴻發覺蔣碧微帶著兩個孩子回宜興未歸，於是連忙搖電話給孫韻君，要她立刻前來傳厚崗六號家裡，他要舉行一個葬鳥儀式，以示生不同衾，但望死能同穴之意。這也算是一種表示多情的方法，藉以沖淡「相思鳥一對，到了他們手上就死掉了」的不祥感覺。

孫韻君來了，還有幾位同學也相偕前來，看老師如何葬鳥；徐悲鴻在後院內挖了土坑，鋪上錦帛，埋葬了一對相思鳥，口中唸唸有辭，淚水幾乎奪眶而出，同學們心情爲之感染，一個個神情蕭索的離開了老師的家。後來這一切狀況都傳到了蔣碧微的耳朵裡，伊人恨恨的說：「這個人簡直是瘋了！」並命劉媽剷平鳥塚，挖出雙鳥，丟進垃圾箱中。